

楔子

紅屋牛排，創立超過三十年的老西餐廳，不像時下年輕人愛去的連鎖西餐廳，有摩登的裝潢、時髦的飲食，這裡的裝潢是德國傳統餐廳風格的紅磚屋頂白牆面，餐廳內可以看見歲月的痕跡。

這是狄曉嵐從小吃到大的西餐廳，充滿了回憶的地方。

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冬天的陽光將她素淨的小臉映照得蒼白，清秀的五官不特別出色，更不會引起人驚艷的回頭多看兩眼。

她面前擺著的是剛送上來的主菜，鐵盤上煎得金黃色的菲力牛排，六分熟度肉質柔嫩，牛排刀切下去可以看見美麗的粉紅色斷面，沾一點點海鹽就很好吃，是狄曉嵐從小吃到大的好味道。

小時候只要她表現好，媽媽就會帶她來這裡，無論是在學業上有了明顯的進步，或者將練習曲彈得讓媽媽滿意，媽媽就會以此獎勵她。

今天的牛排還是跟她小時候吃的一樣好吃，但媽媽卻不在了。

狄曉嵐滿心對母親的思念，想起了過世月餘的媽媽，正要陷入難過的時候卻被坐在她對面人的舉動嚇了一跳。

「這臭小子！明明答應我了！」啪的一聲，婦人生氣的拍桌子，也拍掉了狄曉嵐湧上的淚意。拍桌子的婦人有一雙英氣的濃眉，狄曉嵐對她不陌生，她是媽媽生前最好的朋友，她喊了很多年的倪姨。

林倪本就立體的五官因為怒意而顯得兇惡，一副生氣到極點的模样，咆哮著道：「都幾點了，死去哪？！」

也不能怪倪姨生氣，今天約在這麼正式的餐廳吃飯，是因為倪姨給她安排了相親——是的，以結婚為目的的相親。

她十歲那年爸媽就離婚了，母女倆相依為命多年，媽媽一個月多前不敵病魔過世，生前最擔心的就是她一個人沒有成家，為了讓媽媽放心，所以她答應了媽媽會找個伴，不會孤單一個人，而疼愛她的倪姨知道了她欲結婚的意圖，便高興的說自己有個單身正值適婚年齡的兒子，她也才知道原來倪姨打她主意很久了。

她並不討厭跟倪姨相處，想著反正是倪姨的兒子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，也就答應了相親，約在這家知名的紅屋牛排。

但距離約定時間已經超過了一小時，她們都吃到主菜了，倪姨的兒子還是沒來。

「倪姨，」狄曉嵐開口，聲如其人，她看來內向，聲音也是小小的，語調也很溫柔，安撫著盛怒中的長輩。「別生氣了。」

林倪看了眼柔柔順順，等了一個多小時都沒生氣的女孩，更火了，火速地站了起來。「妳先吃！我去外頭打電話！」她抓了餐桌上的手機離席快步走到外頭去，氣勢洶洶地猛撥電話。

「倪姨！」

林倪走得太快，狄曉嵐看著她像火車頭般匆匆往餐廳外頭走，而且林倪還很聰明的將包包等貴重物品放在座位上，讓狄曉嵐不敢站起身追出去。

透過玻璃窗望出去，她看見倪姨對著電話那頭大吼，她在旁邊聽了一個多小時了，倪姨的兒子LINE不回、微信未讀，就連電話都轉入語音信箱，倪姨現在的大吼大叫絕對是在給兒子電話留言，倪姨已經打好多次了……狄曉嵐只能長長嘆息。

「唉。」狄曉嵐忍不住望向餐桌，擺在面前的只有一盤主菜，而倪姨的桌前擺滿了前菜、沙拉、

麵包、濃湯.....以及主食，她一樣都沒碰，一口都沒吃。

狄曉嵐深覺這樣好吃的餐點冷了，真是可惜了。

左手自然地垂在身前，右手下意識地觸碰左手手腕上的白金手鍊。

細細的一條白金手鍊，上頭有五朵精緻的小花，襯得她纖細的手腕看起來很有氣質，這麼美麗的飾品不是她的品味，而是媽媽—這是媽媽送給她的最後一份生日禮物。

那時候媽媽明明住院了，卻還是神通廣大的拿出這條手鍊給她，慶祝她的二十六歲生日，她捨不得把這麼漂亮的手鍊戴上，一直收藏著，直到今天出門前看見它躺在梳妝檯上的珠寶盒裡便戴上了。

「媽媽，我會好好的。」狄曉嵐聲音小得像耳語，是說給自己聽也是說給在天上看著她的母親聽。媽媽的尾七法會上周辦過了，媽媽被病魔折騰了好久，能放手離開是最好的了，因為就此不痛苦了。

那麼，她也會好起來的。

也許是剛才倪姨拍桌子的聲音太突如其來，讓她難過的情緒消散了，對了，說到倪姨—

狄曉嵐視線看向還在餐廳外頭對著電話咆哮的林倪，首先呢，就是要跟倪姨婉轉又堅定的說明，這次的相親她會當成是出來跟長輩吃頓飯。

因為她覺得對方真的不行呀，這樣讓媽媽擔心、生氣，孝順的她覺得，人來不了，好歹也打電話講一聲呀，這樣讓長輩等算什麼呢.....

狄曉嵐不想疼愛自己的長輩氣壞身體，才想要起身去勸長輩息怒，回來好好吃頓飯，就看見站在外頭的林倪身體晃了晃而後倒下。

「糟了！」狄曉嵐反應很快的站了起來，直接衝到餐廳外，朝昏迷倒地的林倪衝過去—

第 1 章

明天大概又變天了吧？進入睡眠中的狄曉嵐迷迷糊糊的想著。

春天後母面，白天還燠熱的讓人忍不住開冷氣，深夜卻突然氣溫驟降讓人感覺到冷，她睡意矇矓地伸手在床上胡亂抓找被她踢掉的薄被。

她以為能順利的將被子扯蓋到身上將自己捲成一團，意外發現受到了阻力。

有人跟她搶被子，誰？

她迷迷糊糊的翻身，微微睜開眼睛，黑暗中她隱隱約約的看見一張熟悉的男人面孔，而她的被子大半被男人捲去了。

她的床上有個男人這事並沒有讓她驚得跳起來，而是心存懷疑的想著：是真的嗎？還是她的幻覺？

「呼.....」

男人濃重規律的呼吸聲傳入耳中，再再告訴她眼前的畫面不是幻覺，因為睡意而迷濛的雙眼瞬間清明。

就著沒有燈光的房間，她動作輕巧地微微抬頭望向男人那頭的床頭櫃，冷光電子時鐘顯示現在是凌晨六點。

她昨天晚上十一點就上床了，他什麼時候回來的？怎麼也不叫醒她呢？就這樣靜悄悄地地上床來.....

狄曉嵐清秀嬌弱的臉龐浮現了心疼神色，她壓抑著衝動不敢伸出手觸碰睡夢中男人的臉，不敢觸碰他明顯可見的黑眼圈，怕驚醒了他的好眠。

她就這麼貪婪的看著男人好看的睡顏。

男人五官深邃，濃眉大眼，三十二歲了，皮膚保養得極好看不見毛細孔，但他膚色古銅，因此沒有脂粉味，高挺的鼻梁和薄薄的唇令他看起來男人味十足。此刻他因睡著閉上了眼睛，睡顏有著清醒時未有的溫和，不像睜開眼時，那雙炯亮好看的眼，黑色的瞳眸深邃，盯著人看的時候就像吸住了對方的靈魂，很多人都逃不過他的視線，就連狄曉嵐也不例外，像此刻光線不佳，但他的雙眸仍是黑暗中的一抹光.....

欸？他什麼時候睜開眼睛的？

「吵醒妳了？」男人聲音沙啞帶著睡意惺忪，低沉的聲線像醇酒般醉人。

狄曉嵐聽見男人用這種口吻對自己說話，不禁醉了。

然而更令她醉死的，是男人將被子一掀、大手一攬，將半臂之遙的她攬到身前，帶著男人體溫以及濃烈氣息的薄被將她覆蓋，驅走了清晨的涼意。

近，太近了，近得她臉紅，幸好光線不明掩去了她的羞澀。

男人額頭抵著她的，低低說：「還早，再睡一下。」

「嗯。」

狄曉嵐點了點頭，抵抗不了男人胸膛的誘惑，像隻小貓般偎進男人懷裡與他一同補眠。

以為自己靠著男人像火爐般的身體會緊張的睡不著，但聽見男人均勻的呼吸聲，加上他規律的心跳，這兩種聲音像最好的安眠曲，狄曉嵐覺得很安心，而安心之後睡意便來襲。

陷入深沉睡眠之前，她的小腦袋還不停的想著，她真是好運，嫁給了這個男人。

是的，她結婚了，相親後結了婚，她可以說是最幸運的女孩了，可惜這份幸運不能對外訴說，因為她相親、結婚的對象是當紅的男演員—司空湖。

噓，她不會說的，這份讓女人嫉妒的幸運，是她的祕密。

早上九點，經過六小時的睡眠司空湖原地滿血復活，充滿了能量自動清醒過來。

近十年的演員生涯，為了適應拍片長期的睡眠不足，他的身體早就習慣用最少的睡眠時間恢復體力。昨天凌晨兩點多才回到家，梳洗完回到床上已經是三點，六小時的安眠，加上今天他是有目的回來的，因此精準的生理時鐘讓他睜眼，並不痛苦。

一睜眼便望見懷中睡得深沉的女孩—狄曉嵐，他新婚四個月的妻子。

她的長相並不特別突出，看多了演藝圈裡各種類型的美女，不奪目的狄曉嵐就像個素人一不，她就是個素人，一個跟演藝圈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普通上班族。

可這女孩成了他的妻子，是真正到了戶政事務所登記，換了已婚身分證的司空太太。

怎麼會這樣呢？這真是一言難盡。

司空湖欲下床，可他一動，懷中的女孩便被驚動的輕聲嚶嚶，他不自覺放慢了動作，用著跟稍早上床時一樣輕巧的動作輕緩地將狄曉嵐放回床上，下了床，離開房間前還不忘將薄被仔細蓋妥在她身上，動作有著他自己沒有察覺的溫柔 and 慎重。

司空湖踏出房門，到浴室洗臉刷牙一番後，走到了客廳。

大片的落地窗迎來璀璨的陽光，灑了一室金黃，從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見社區中庭的樹木，一掃冬天的蕭條全都吐露了新芽，一片翠綠。

昨天太晚到家，司空湖累得沒有心思打量跟狄曉嵐的「家」，快速梳洗後便進房睡了。

「我走了什麼好運？」此刻他環視自家的客廳，讚嘆著。

行李還在玄關，昨晚胡亂脫下的鞋子也凌亂的丟在地上，眼前有著三十坪大的客廳，在他不在臺灣期間短短月餘便煥然一新。

本是空曠的客廳擺了一張能讓八人坐的米色L型布沙發，一臺全新的四十八吋液晶電視，超過兩公尺長的白色電視櫃頗有質感，鏡面烤漆能反映出人的臉，上頭有一應俱全的影視設備，而在電視櫃旁有一整櫃影片，全都是他收藏多年的電影，櫃體還加上了門，不讓他的收藏蒙塵。

電視跟沙發之間的距離大得足以擺張軟墊，讓人邊看電視播放的影片邊運動，或者讓私人教練來家中進行訓練—這是狄曉嵐接手裝潢時，他唯一的要求。

大片的落地窗配上了白色窗簾，為了通風並未完全將門關上，因此窗簾隨風飄動。

而家中的燈光也都煥然一新，四年前買下這處房產後用的是建商給的白色日光燈，他長年在大陸拍戲，一年回臺灣的次數也有限便無心弄房子，想著裝潢也不過是花大錢養蚊子，故只簡單的買了床、家電，就這樣湊合住了幾年。

如今換上了柔和的黃光，加上各個角落多了各種造型美觀時尚的燈具照明，完全不一樣了。

客廳沙發後方擺了一張古味十足的書桌，意外的與溫馨現代風格的客廳合拍，司空湖知道那是特地給他闢出來讓他研讀劇本的地方。

「你那個倉庫被曉嵐弄得像個家了，她堅持不讓你找人花大錢裝潢是對的，如果是你啊，肯定只是花錢了事把住處弄得像樣品屋，曉嵐可不是了！你回來看就知道，她超會理家，給你省很多錢，又懂事的不想給你添麻煩.....我怎麼覺得我給你騙了個好媳婦？」

司空湖想起在大陸拍片時，例行跟老媽電話問安，老媽不只一次提起他的妻子將他的住處搞得很像樣。

老媽一直嫌棄他的房子只有床和破沙發，以及一堆他因為喜歡不知哪裡撿來的東西，有時是一片木製的招牌，或者一塊五○年代的廣告，偌大的空間搞得像倉庫、垃圾堆—倉庫和垃圾堆一直都是老媽對他住處的嫌棄暱稱。如今好了，媽媽不能再說他的住處像倉庫了吧！

司空湖滿意的瀏覽著兩個月不見的家，一邊走向廚房打開流理臺上頭的櫃子，找到了他愛喝的烘焙咖啡，使用咖啡機給自己弄壺醒神的黑咖啡。

很快的，空氣中飄散著咖啡的香氣，司空湖的神思跟著飄遠。

說真的到現在結婚四個月了，他仍不明白狄曉嵐為何答應要嫁給他，因為他們的第一次見面—他們的相親，他可是遲到了超過兩小時，還是在醫院裡見面的。見面的那一瞬間，他清楚看見她有多震驚，加上他娘臉上的心虛，讓他敏銳的察覺到在見面之前她不知道自己的相親對象，就是他司空湖.....

「你醒了。」

沉浸在咖啡香中的司空湖聽見一個細嫩的聲音，回頭就見身形單薄的狄曉嵐站在客廳裡，一臉的睡眼惺忪。

「怎麼不叫醒我？」狄曉嵐揉揉眼睛，努力讓自己睜眼。

司空湖眼神一凝，看著狄曉嵐穿著寬寬鬆鬆、長到腳踝的灰色連身裙，又黑又直的頭髮披在肩上

給人羸弱的感覺，狄曉嵐的五官雖不奪目，卻是會讓人心情放鬆的女性類型。

不過這女孩的外表騙死人不償命，她的性格可一點也不像外表和聲音表現出來的嬌柔。

司空湖揚了揚眉，給自己添了一杯咖啡，慢條斯理地道：「看妳累，便沒叫醒妳。」

這也是他選中她的原因。相親那天他性格強勢又嗜吃美食卻患有糖尿病的老媽，吃了降血糖的藥後因為他的失聯氣到什麼都沒吃，最後血糖太低而昏倒送醫。

當因為班機誤點約會遲到的他趕到醫院時，正好聽見不想吃醫院餐點的老媽在抱怨醫院伙食不好吃她不要吃.....

結果就被罵了。

「不好吃也要吃，以後妳只能吃這個！倪姨，認識妳這麼久我都不知道妳有糖尿病，要不是今天妳昏倒送妳來醫院，我也不知道妳這麼虐待自己的身體—早上吃了降血糖的藥後竟沒有再進食，中午一桌好吃的東西也一口都沒吃，讓血糖低到昏倒了。」

「以前妳到醫院看媽媽都會給我帶吃的，那些蛋糕、小點心妳也照吃，還吃那麼多！如果我早知道妳有糖尿病，一定會阻止妳的。」狄曉嵐口吻嚴厲到不行。「以後絕不能再這樣了。」

「可我到這年紀了，吃什麼還要小心.....」林倪心虛，說話驚驚扭扭的。

「又不是永遠都不能吃了，妳現在人在醫院就配合一下嘛！剛才我還聽醫生說妳兩年都沒有檢查，就只有拿連續處方箋，真是的，妳怎麼會逃避看醫生呢？糖尿病要追蹤呀，誰知道妳的血糖有沒有穩定，吃的藥要不要調整，要不要打胰島素控制.....」狄曉嵐碎念著，覺得林倪真是太不愛惜自己身體了。

「我才剛失去媽媽，倪姨，我不想看妳也跟著倒下，糖尿病好好控制也是可以健康生活的，我不想以後得去洗腎中心看妳。」

司空湖看著眼前身形嬌小，又因為剛睡醒而一臉迷糊的女孩，想起外表看來戰鬥力零的她當初如何把他那個兇悍的娘給馴服了，不只乖乖吃下控制血糖的餐點，就連之後也開始注意養身，不再大吃大喝讓血糖起伏不定，甚至趁那次住院聽她的話做了全身健康檢查，他不知道有多感激她！他可是勸了很久要老媽做健檢，老媽死都不願意，說多了就要跟他吵架。

所以他就覺得把這個女孩娶回家肯定沒有婆媳問題，因為他老媽肯定會聽她的話。

「應該叫醒我的，你的行李要整理。」狄曉嵐說著就主動去拎他擺在玄關的行李箱。

他們從見面相識到結婚，不到兩周就決定了，時間非常倉促，婚後也聚少離多，但他每次回來，她都會自動幫他整理行李、清洗大量的衣服，就像一個正常妻子會做的。

「先別忙，我們要趕著出門。」司空湖阻止了她去拖行李箱。

他太清楚行李裡有什麼東西了，除了他的髒衣服，還有一大堆小東西，要收拾會花上很多時間，這時候絕對不能讓她打開行李箱，否則可有得忙了。

「出門？」狄曉嵐迷迷糊糊的望著他。

「今天是妳媽冥誕，妳要去山上看她不是嗎？」看她迷糊不解的臉，司空湖主動說道，態度像是說今天天氣很好一樣。

「你怎麼會知道？」狄曉嵐完全的清醒了，呐呐的看著眼前的男人，為他記得母親的冥誕而感動不已。「你.....就是為了我媽的冥誕回來的嗎？可是你正在拍戲.....」狄曉嵐記得他拍的戲還有一個月才會殺青，正在趕拍攝的進度。

「我向劇組請了三天假，周一送妳上班後我就得趕飛機回劇組。」司空湖的語調平鋪直述，沒有

任何的起伏。

他是為了她的事回來，盡一個丈夫的責任—狄曉嵐想起了他們在討論結婚一事時，司空湖對她說的話—

「我不排斥跟妳結婚組織家庭，第一個原因是我媽喜歡妳；第二個原因是妳把我媽罵得無話反駁，我差點笑出來。

「我們沒有感情基礎，我向來覺得感情不是婚姻必備的要素，我沒時間戀愛，但可以承擔一個家庭的責任，一個丈夫該做的我會做到。我的工作性質特殊，加上短時間內無法籌備婚禮，因此我們只能先登記，還有我可能一年難得回來幾趟，妳嫁了我就要請妳代我留在臺灣照顧陪伴我媽，把我媽交給妳，我很放心—這樣的婚姻妳願意的話，那麼，我們就結婚吧。」

司空湖跟她討論婚事時很坦白，也讓她有心理準備，這段婚姻她寂寞的時間會很長很長，這個男人對於自己的照顧不會那麼的體貼和面面俱到。

但沒關係，她選擇了用相親的方式走入婚姻，就不會對愛情有期待，決定嫁給這個男人，那麼她就沒有怨言。

可她沒有想到他口中「一個丈夫該做的」，包含了她媽媽的冥誕—he會排除萬難回來陪她一同度過這一天，讓本來對感情未有期待的她訝異不已。

心中漲滿好多情緒，狄曉嵐壓抑不了，她情不自禁撲進他懷抱裡，雙手緊抱著他，為他今天出現在自己眼前感動不已。

「謝謝你、謝謝你回來……謝謝你。」這麼重視我的媽媽。

司空湖像是早就準備好等她投入懷抱，不因為她突然的舉動而意外，他雙手回抱住懷中的女孩，嘴角噙著意味不明的笑。

「傻瓜，這有什麼好感動的？」他笑著摸摸她的頭，他展笑時軟化了剛毅的臉部線條，大掌撫著她柔細的髮，她的好髮質令他愛不釋手。「我們是夫妻，這是我應該做的一時間不早了，我媽要打電話來催了，我去換個衣服妳也準備一下就出門了，先去接媽吃早餐，然後一同去祭拜妳母親。」司空湖將她推出自己懷抱，催促她快快準備出門。

被推開了，狄曉嵐有一點點失落，更有因自己方才太過熱情的害羞，她朝司空湖羞澀一笑後跑回房間去了。

今天是媽媽生日，她有好多好多話要跟媽媽說。狄曉嵐想著，還沒跟媽媽說她結婚了，而且她嫁的男人是她的初戀對象……

第 2 章

狄曉嵐的母親火化後，安置在一個可以看見海的私立墓園，說近不近，說遠不遠，就在淡水。

狄曉嵐看著母親的照片，是媽媽生病前美麗的模样，不是那個被化療摧殘得瘦弱不成人形的樣子，她內心複雜，為媽媽不再為病痛所苦而欣慰，又為媽媽不在身邊而難過著……

「碧落，我來看妳啦！還帶我兒子來，給妳看看女婿，都說了我兒子是帥哥沒騙妳吧，我也保證他絕對不會對曉嵐不好，瞧，為了妳生日，他可是特地回來的！他片場可遠了，這一路很辛苦的，怎麼樣？對這個女婿滿意吧？如果妳滿意，就給我一個聖筊。」

噹噹一兩個十圓硬幣落在地面上發出清脆的聲響，讓有些感傷的狄曉嵐眨了眨眼，順著聲音望去就看見林倪早就將香拿到大殿插好，回來跟媽媽聊天了。

「哈，聖筊，算妳有眼光！」林倪哈哈大笑，撿起地上的十元硬幣，笑笑抬手碰了碰好友的遺照，眼中有著壓抑的淚光。「安啦，我這麼喜歡曉嵐，早打她主意給我當媳婦，我絕對不會欺負她，不會有婆媳問題，當然也不許我兒子欺負她，如果他欺負她，我就把他折了！」

林倪眼中的淚光讓狄曉嵐清醒過來，難過的永遠都是被留下的人。媽媽如果還在的話，也不希望她一直難過消沉。

所以她也用著輕快的語調對著母親的塔位訴說，「媽媽，生日快樂，我來看妳了，我很好，妳在天上不用擔心我。還有我結婚了，嫁給倪姨的兒子，他們都對我很好……」

提到了結婚一事，狄曉嵐下意識地抬頭看站在身邊的男人，高大挺拔的身姿，遮陽的墨鏡掛在胸前，就算是輕便的T恤、牛仔褲也掩不了他的明星氣息。

這麼個大明星特地從片場飛回臺灣，舟車勞頓的就為了給她媽媽上炷香，媽媽若知道她嫁了個這樣的男人，也會為她開心吧。

許是察覺到她的注視，司空湖回頭與她四目相交。

她像是被抓到的松鼠，快速的轉過頭繼續念念有詞。

司空湖眼神閃了閃，他並未錯過狄曉嵐方才的表情以及快要掉下來的眼淚，是老媽的聲音讓她改變了臉部表情，她故作輕快是不想讓他媽難過吧？

他常常聽老媽提起余碧落這個好朋友，他瞭解自己的母親，能讓她認為朋友的人不多，前陣子媽媽在電話中總提起余碧落生病她有多麼的擔心和心疼—可惜，媽媽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最後仍不敵病魔的摧殘。

執香拜了再拜，司空湖對著眼前余碧落的照片，他未曾一見的碧落姨，他的岳母，默默地說著自己想對這位長輩說的話—

我是司空湖，我跟曉嵐結婚了，我會對她好，盡一個丈夫應盡的責任，媽媽，這是我對您的承諾……

祭拜完後，他執著香要去大殿將香插上，看見狄曉嵐還拿著香，對著母親細語，心想她應該有很多話要跟自己的媽媽說，也就不打擾她，給她獨處的空間。

「妳跟媽媽再多說點話，慢慢來不要急，我在外頭等妳。」說完便拿著香轉去大殿。

司空湖要離開前，也不忘將自己老媽給拎走。「媽，走吧。」

「幹麼？」林倪也想要跟好友再多說兩句話。

「跟我出來就對。」司空湖朝母親使了個眼色，心想他娘怎麼就這麼遲鈍？沒看見她在這裡，曉嵐連想難過都不敢嗎？

「喔喔！」林倪這才意識到，對呀，也許曉嵐有心事要跟媽媽說，她在這裡聽做什麼？「曉嵐，妳跟妳媽媽說悄悄話，我們在外面等妳，別急，想說多久就說多久，不要怕耽誤時間啊。」

見母親還在囉唆，司空湖忍不住皺眉頭，稍嫌粗魯的將人扯了出去，母子倆馬上鬥起嘴來。

「你這麼用力扯做什麼？我是你媽！」

「我有這麼不懂看人臉色的媽？」司空湖一臉嫌棄。

「你反了你，這樣跟你娘說話！」林倪跳起來想要搓揉兒子俊顏，可惜她不只把兒子生出一張風靡亞洲的帥臉，還有一米九的傲人身高，她就算助跑彈跳也揉不到兒子那張臉，因此又更氣了。母子倆吵著走遠。

「噗嗤。」狄曉嵐看著那對母子打打鬧鬧，不禁笑出聲來，這回算是真的驅散了心中的難過。

「媽媽，我結婚了。」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，狄曉嵐情不自禁地伸手觸碰母親的照片，又報告了一次。「是相親結婚的，本來我想拒絕，因為倪姨的兒子遲到了好幾個小時，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沒跟倪姨說一聲就跑到美國試鏡，結果班機誤點了十小時，他才沒趕上相親……」

說著說著，狄曉嵐探頭看著遠在大殿外頭的司空湖以及林倪，即使他們之間的距離遠到聽不見她接下來要說的話，但她還是很小心壓低本來就小聲的音量。

「最後我還是變卦答應了，這麼沒有原則……媽媽不要生我的氣，妳跟我說女孩子要有原則的……可我看見阿司領班，就覺得嫁給曾經喜歡的男生、我的初戀，比起跟完全沒有相處過的相親對象結婚要好得多了，起碼我不討厭跟他生活……」說著說著，自己臉紅了。

「媽媽我只告訴妳哦，我結婚的對象就是我喜歡的人，妳記不記得我十六歲的時候去打工，妳那時候好生氣，妳捨不得我，我也捨不得妳辛苦賺錢養我，想幫妳分擔……那時候帶我的就是司空湖，當時他還不是大明星，是我打工那間義大利餐廳的外場領班，一開始我好怕他的，他工作時很嚴格，而我菜單都記不住……」

狄曉嵐對著母親的照片說話，就像母親一直在她身邊。

「不想妳擔心才一直都沒有告訴妳，打工的時候……爸爸來了，還有他的新家人，當時我被爸爸和他的新太太和新女兒為難了，我差點在餐廳哭出來。」

狄曉嵐隱瞞了很久怕母親知道會傷心的事情，到現在才敢說。

「是阿司領班幫我解圍，他抱住我擋住爸爸的視線，告訴我不要哭，不要讓那些人露出得意的笑容，那時候我就喜歡上他了，可惜他只帶我一個星期就離職，我的初戀沒能來得及有結果。所以知道他就是倪姨的兒子，還是我的相親對象時，我真的嚇呆了，覺得很驚訝，還有覺得……驚喜。」狄曉嵐怕被別人聽見她的祕密，也就越說越小聲。

「他不記得我是誰，不記得以前他幫過我……他很忙，我們很少見面，也還不熟，可他對我很好，媽媽妳放心，我會好好的……為了妳，我一定會好好的生活……」

山上的風強勁得吹亂了狄曉嵐的頭髮，她細細小小的聲音也被吹散在風中，吹到了雲端之上……她說了什麼呢？說那麼久——這個疑問閃過司空湖的腦中，令他一愣。

是控制慾發作了嗎？連她在想什麼都好奇，要不要給人隱私了？

司空湖轉回視線，不再望向正在祭拜母親的狄曉嵐，抬頭望向天一頭頂上熾熱的太陽很刺眼，還未到夏天便是這樣炎熱的天氣，他下意識地戴上了墨鏡。

嗯……似乎有些太安靜了。

意識到詭異的安靜，司空湖撇過頭去看太過安靜的母親時，正好聽見母親的手機響了起來。

「喂——對，我叫車沒錯，到了嗎？三分鐘？好好好，我就在門口等。」

是母親叫車的電話，司空湖眉頭皺了起來，未等母親電話說完便問：「媽，妳叫車做什麼？」

林倪將手機塞進包包裡，對著有張帥臉的兒子長長的嘆了口氣，「真是個沒心沒肺的男人。」

聽見母親抱怨，司空湖挑了挑眉，對說出這話的母親露出「Excuse me?」的表情，很聰明的沒有開口多問。

一問了，母子倆肯定又鬥嘴。

「你自己說說，結婚四個多月了，你回來幾次？跟曉嵐有好好相處嗎？有約會嗎？不要因為她體貼你工作忙不吵不鬧，你就不把她當回事！看在你還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趕回來的分上，我就饒

了你……」

沒完沒了的碎念，這叫饒了他？

司空湖抹了抹臉，告訴自己忍耐，這個念他的女人是他娘，他這輩子最愛的女人，父親過世後身兼父職養大他，他要忍。

「你不知道曉嵐為了你那個房子親力親為，好多東西都是她一個人弄的，假日哪裡也不去，就窩在房子裡整理你的東西都沒好好休息，也沒出去走走看看，你這次回來，本該盡你當丈夫的義務，陪人去走走逛逛……」

林倪還要碎念，但她叫的車來了，拯救了耳朵要被念聾的司空湖。

「看電影、吃大餐……總之你快帶曉嵐去約會，我跟人約了去貓空喝茶，走了。跟曉嵐說一聲，下周我要帶她去逛街、買衣服給她，不准她拒絕。」林倪說著，頭也不回的走向剛到的計程車。在母親上車前，司空湖忍不住開口，「媽，我難得回來，妳不跟我吃頓飯？」語氣帶著抱怨。

「就是你難得回來才要你好好陪你太太！要跟我吃飯多得是機會，明天晚上吧，餐廳訂好我跟你說。」說完也不理會司空湖有些哀怨的神情，逕自上車了。

司空湖真覺得他媽是個像風一樣的女子——明明上一刻還死活不願意離開要跟狄曉嵐一起祭拜，現在人就走了。

「我不懂女人。」司空湖下了結論。

「咦？」狄曉嵐跟母親說完話，踏出了寶塔大殿，在殿外只看見司空湖一人沒有看見一同前來的林倪，忍不住奇怪地問：「媽呢？」

「叫車走了。」司空湖神情沉靜的望著眼前的女孩，臉上神情莫測。

「走了？！」狄曉嵐嚇了一跳。「為什麼？」

小心地看向司空湖，想到方才他們母子倆的拉扯以及鬥嘴，不免擔心。「我問媽人在哪裡。」她掏出手機要打電話給林倪，把人追回來。

一隻大手伸過來拿走了她的手機，狄曉嵐抬眸，望著戴著墨鏡看不出表情的司空湖。

「別煩她，她去跟朋友喝茶。」司空湖的語氣平鋪直述，聽不出喜怒哀樂。

「啊？」狄曉嵐不懂這是什麼神發展。「我以為你們吵架了……」啊，她說了什麼？！這句話不該說。

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望了司空湖一眼。

司空湖沒有生氣，反而露出玩味的神情望著她，「妳倒是瞭解我媽。」他娘跟他生氣的時候真的會掉頭走人。「放心，我們沒吵架，是媽要我帶妳去約會。」

「約、約會？！」狄曉嵐被這突如其來的兩個字嚇了一跳。「媽說的？」臉上一陣紅。

跟司空湖結婚之後，林倪也不要求兒子媳婦要跟自己同住，反而把他們趕出去，希望他們好好培養感情。

「嗯，媽說的，妳覺得呢？」司空湖薄薄好看的唇抿著，鼻梁上的墨鏡掩去了他的眼神，讓人完全看不出他的想法。「約會，妳說如何？」

「我當然好。」狄曉嵐直覺回答，但又想她是不是回答得太快了？抬頭看他，沒有從他臉上看出什麼，墨鏡真是給這男人添了神祕感——不對，這不是她應該想的。

現在的重點是，約會——司空湖是個公眾人物，而且還是個當紅的公眾人物，不會有人錯認的那種……兩人約會如果被發現呢？不會對他造成困擾嗎？

「可是你.....不好吧，我們還是回家好了。」狄曉嵐強壓下那想跟他出去的心情，為他著想。

「我既然開口，那些無謂的事就不是重點，唯一的問題只有妳想不想。」

這根本不用掙扎，結婚了，這個男人就是她的親人，四個月聚少離多的婚姻生活，她怎麼會不想跟他相處，像一般夫妻一樣出門。

「.....想。」

「那就走，先去吃飯。」司空湖嘴角微微上揚，伸手撥了一下她的瀏海，在她反應不及時，他邁開長腿走向停車場。

狄曉嵐立刻跟上。

司空湖開著休旅車載狄曉嵐下山，他穩穩的握著方向盤，掃了一眼副駕座的狄曉嵐想問她中午要吃什麼.....

「妳跟妳媽說什麼？說那麼久。」結果開口問出的是他拋不掉的控制慾，司空湖在心底罵了自己一聲。「很開心的樣子。」

罵完自己後，還是要繼續問到底。

再掃看她一眼，那張清秀的臉龐沒有初來祭拜時的隱忍壓抑，雙眸明亮，嘴角噙著笑容，看不出來難過的痕跡，司空湖發現自己鬆了口氣。

「呃，」狄曉嵐被他的問題嚇到了，不敢對上他的眼睛，她撇過頭假裝直視前方，小小聲地道：

「我跟我媽說工作的事。」

她聲音很小，聽起來不像是說謊，也一定有跟岳母交代工作的事，但應該不只是工作而已，因為她語氣中帶著保留。

真是個不善說謊的女孩。司空湖嘴角上揚，也不拆穿她，順著她的話道：「喔？工作的事，沒聽妳說過，既然都跟媽說了，也跟我說說吧。」

「也沒什麼，我回以前公司上班，一樣的職位、一樣的工作，上司、同事們也都很照顧我，我還加薪了，讓媽媽不要擔心。」

司空湖點了點頭，表示知道，狄曉嵐從母親發現是癌症末期之後便辭職全心照顧母親，母親過世後休息月餘她便重回職場，雖然他覺得她不需要工作，他養得起，不過他長年不在家，她有事情做也好。

「還有呢？」這是想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了。

「啊.....」狄曉嵐實在招架不住他的問話，不想說謊但又不想說實話——她有向媽媽提到他。

看她面紅耳赤、支支吾吾的什麼話都說不出來的模樣，司空湖不用想也知道她肯定跟岳母提到他，她在男女應對上的生澀令他想笑。

這個女孩喜歡自己——這麼明顯的表現，司空湖自然都明白。

「中午要吃什麼？」他突然話題一轉，不再繼續窮追猛打。

「只能吃東西嗎？如果我想去一個地方，你能跟我一起去？」沒有被繼續追問，狄曉嵐鬆了一口氣，眼睛發亮的看著開車的男人。

「嗯。」司空湖並不反對改變計劃。「約會嘛，妳開心就好。」去哪裡都行，他有的是辦法變裝出現在大賣場，也讓人認不出來他就是司空湖。

「其實家裡太大，我還沒有完全整理安頓好，我想去買一些放在你更衣間的東西，我看見 IKEA 目錄上有不錯的衣架，去看看，我們在那裡的餐廳吃瑞典烤肉丸當午餐，可以嗎？」

「好。」司空湖沒有反對的將車子開往敦化北路的 IKEA。「妳的書房收納不是很夠，我想給妳挑個放東西的架子，趁著這兩天在臺灣我一起幫忙吧，否則我媽會說我虐待妳，房子的事都丟給妳，好歹也盡分心力.....妳把房子弄得很好，真的像個家了。」

司空湖想到忘了要讚美她一下，拒絕他找來有名的室內設計師，花大錢裝潢房子，她給他省了一大筆的預算，並親自佈置出一個溫馨又舒適的家。

「如果不麻煩的話。」狄曉嵐望著主動說要幫她的司空湖，內心漲滿了喜悅。

她帶著滿心喜悅，跟著丈夫一同共度周末。

假期總是特別短暫，咻一下就過了，明天是星期一，狄曉嵐要上班，而司空湖也要搭早上十一點的班機到西安，趕回劇組報到。

想到接下來又是一個人在家，狄曉嵐有些失落，但她仍打起精神給明天一早就要出國的司空湖整理行李。

「襪子、內褲、衣服、褲子、麵條、肉鬆、罐頭.....」她點著行李裡的衣物，想著自己遺漏了什麼，雖然司空湖有助理、經紀人照顧，可她還是覺得要幫忙準備些他愛吃而且在外地很難吃到的東西。

「啊！還有我上次買的維他命 C 和營養品。」想到缺了什麼，便匆匆站起來去櫃子裡翻箱倒櫃。洗了個舒服的熱水澡踏出浴室的司空湖，正用毛巾擦拭自己的頭髮，本想回房的，結果就聽見客廳傳來狄曉嵐的聲音，他探頭看向客廳想知道她這麼晚不睡覺在做什麼。

晚上跟媽媽吃晚餐，結束時已經九點多了，開車回來住處，時間更晚了，她明天還要上班呢，這時間在做什麼？

一探頭就看見穿著睡衣的人兒，赤著腳跪坐在客廳攤開的行李箱旁，司空湖這才想起來他的行李從回來都沒收，明天要出門了，也還沒準備要帶去劇組的行李。

「怎麼還沒睡在給我收行李一別弄了，明天阿昇六點就過來，他會收拾。」司空湖口中的阿昇是跟他七年的助理，也是司空湖的大學學弟，幫他做事多年了，是很親密的工作夥伴，自然也知道狄曉嵐的存在。

「瑛姊說你下次回來是一個多月後，我怕你會想念臺灣的家鄉味，但你又不能吃太多，所以給你準備一小袋的泡麵。媽說你喜歡吃金龍的肉鬆，我也給你買了一小包，還有一些感冒藥和營養補充品讓你帶去，襪子我都買了新的.....」

她聲音柔柔的，叨叨絮絮的說著，司空湖覺得她就像個擔心丈夫出遠門的太太——什麼像個？她就是他的太太。

「知道了。」聽她叨叨絮絮也不覺得煩，沒有客套的說謝謝，只是一句知道了。

這麼一句簡單的知道了，卻讓她清秀的小臉亮了起來。她漾開笑容，一臉開心，像是他的回應之於她是快樂的泉源。

「你不嫌我煩就好，對了，你帶回來的東西，你沒跟我說是要送人的，還是要留下來，我都擺在茶几上。」

經她一說，司空湖才想起他帶回了一些小東西都沒處理，昨天陪同她去祭拜她母親，下午他就跟扛回來要自行組裝的置物架搏鬥，都忘了他帶回來的禮物。

司空湖原本行李箱裡的東西都被清出來了，那些髒衣服昨夜就洗乾淨，正晾在陽臺上，至於他帶回來要給親友的小東西也都分門別類在客廳桌上擺好。

「我給媽買珍珠粉，她說上回的吃完了讓我再買，今天吃飯忘了，妳再幫我拿給她。」又指了指一些小裝飾品，說明那是自己的收藏，讓狄曉嵐找地方擺好。

最後還有兩個包包，深藍色和天藍色同款不同色，被壓得扁扁的，款式中性，看起來不像是司空湖這個男子氣概十足的大男人會使用的包款。

「這個呢？」拿起一個沒有被分配到的包包，狄曉嵐問道。

司空湖定定的看著她，眼中閃過光彩，他神情輕鬆又鎮定地道：「那是給妳的。」

「給我的？」狄曉嵐露出驚訝的表情。「包包.....給我的？」不敢相信。

「兩個都是妳的—我看妳常常帶工作回來，妳那個裝資料的袋子舊了也壞了，看起來不好揹，我看劇組的女演員用這個包，感覺還不錯，很適合妳用—怕妳捨不得，所以買了兩個。」司空湖語調平淡的說話，一副沒有什麼的模樣，其實他內心期待著。

把演技發揮在自己太太身上實在太過分，但他忍不住想要戲弄她一下，看她會有什麼表情。

「給我的.....」狄曉嵐說不出話來，只能吶吶的重複這一句話，呆呆的、楞楞的。

她感動萬分的看著他拿起深藍色的包拆開，一個能肩揹、側揹的帆布包就這麼出現在眼前，他還進她的工作室拿了妳那只「又舊又破」的資料包出來，把裡頭的東西都塞進新包包裡。

「大小果然剛好，再多都塞得下，還有空間給妳放些小東西。」將拉鍊拉上，司空湖滿意自己帶回來的禮物頗實用。「帆布包做了防水處理，下大雨都不怕.....」

司空湖說了一大堆，都沒聽見她的聲音，他停下展示看向她。

結果看見的不是他預料中的驚喜—之前給妳帶小東西回來，妳開心得跟什麼似的，怎麼這回卻是給他這個臉？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神情，像快要哭了.....

「不喜歡？」司空湖不禁想，是不是他挑的禮物不合妳心意？之前帶給妳的都是順手拿回來的東西：代言廠商給的手套、劇組演員送的零食.....那些小東西帶回來給妳時，妳臉上的滿足和開心給他心中一擊，覺得自己失職。

隨便一個小東西都讓妳那麼開心，不是什麼名牌包、高級絲巾，妳卻一臉的喜不自勝，一、兩次下來他開始感到愧疚，明明他回來都不會空手，會給媽媽帶禮物，怎麼就不會給自己的妻子挑呢？於是這回他特地給妳挑了兩個包包，想看妳開心的表情，結果禮物送了，妳開心的表情卻沒有看見，令他有些失落.....這時司空湖才忽然明白，這樁他歸類為責任的婚姻，在狄曉嵐的容易滿足以及不埋怨的等待下，他漸漸的對這個「室友」上了心。

明明就能委託助理帶回來給妳的東西，偏要自己親自送給妳，就是想親眼看見妳開心的笑容。

「那妳喜歡什麼？」司空湖看見妳的表情有種自己做錯事情的尷尬。「跟我說，我下次帶回來給妳。」

說不出話來的狄曉嵐只能用行動表示，她毫無預警地撲進他懷裡，張開手臂環抱住他。

「我好開心。」她用力抱緊了他，激動的發抖，完全不掩飾自己的心情。

這不是他第一次給妳帶禮物，但卻是第一次妳感受到這份禮物的「用心」，不是隨手塞進行李箱裡的小東西，也不是上頭有太大的標誌彰顯尊榮的名牌包，而是真真切切看見妳的需要，給妳帶回來的禮物。

她是不是能夠貪心的想著，經過四個月的婚姻生活，她有一點點被放在他心上了呢？

狄曉嵐不能否認她越來越喜歡司空湖、喜歡他的陪伴，日日都期待著他的歸來，儘管他一開始坦言他看待這樁婚姻就只是「責任」兩字，但他做的超出妳的預期，讓妳錯覺這就是愛情。

喜歡上自己的丈夫是再簡單不過的事，她覺得自己很沒出息，司空湖不僅僅是她的初戀，同時，也是她現在喜歡的男人.....

「你送我什麼我都喜歡，可是這個包包.....是我目前最最最喜歡的。」喜歡到她想哭，喜歡到想到明天他就要離開了，接下來又是長達一個多月的分別就覺得難過。

她很喜歡，喜歡到要哭了一司空湖心底湧上一股熱潮，有股想抹掉她眼淚的念頭，他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種熟悉又陌生的情感。

「喜歡就喜歡，怎麼哭了？」捧起她的臉，他用拇指抹掉她眼角的水光。

「喜歡、開心.....可想到你明天就要走了.....」就覺得有點難過。狄曉嵐不敢把心事都說出來，怕說了，會變成麻煩的女孩。

沒出息吧，結婚了，她是司空湖的太太，卻害怕著這份從天而降的幸運會突然離她而去。

她不說，不說了。狄曉嵐用力抱了一下司空湖，再踮起腳尖親了他臉頰一下，一轉眼又是滿臉的笑意。

「謝謝你，我很高興你帶給我的禮物，但是以後不要破費也不要費心思了，你工作忙，日夜顛倒的，拍戲都沒能好好休息，我想要你多休息不要弄壞自己身體了.....」

站在懷中的女孩雙手貼在他胸前，叨叨絮絮的說著，不要他為她費心，司空湖又想起來，他總是聽見她叮嚀自己要注意身體、要好好休息，但從來不說她一個人在家中等待的寂寞。

怎麼可以.....這麼的令人心疼？

他覺得隨著每次短暫的見面，他越是對這個女孩上了心。

「剛剛那是什麼？」司空湖很突然的打斷了狄曉嵐的念叨。

「啊？」狄曉嵐被突如其來的打斷，整個人傻了。

「這個。」司空湖點了點臉上剛才被她吻的部位。「什麼意思？」

轟的一聲，宛如原子彈在腦中炸開。狄曉嵐紅著臉支支吾吾的說那是「謝意」。

近在咫尺的女孩身上散發著乾淨的肥皂香，不是濃郁的香水味，而是清新、乾淨的味道。

「就這樣？看來妳沒很喜歡啊。」語氣中帶著失落。

「我很喜歡，很喜歡很喜歡的！」狄曉嵐急著解釋，下意識地抓住他身上背心，拉近了兩人距離。

「既然很喜歡，那要怎麼謝我？」趁著她又主動向前，司空湖乾脆將她困在雙臂與胸膛之間。她身上的清新氣息更撲鼻而來，他喜愛她身上的氣味，那令他有些控制不住，情不自禁加緊了擁抱。

他宛如銅牆鐵壁令她無處可逃，狄曉嵐不禁臉紅。

司空湖的聲音是屬於低沉的，他那被粉絲說聽了耳朵會懷孕的低音，此刻更為低沉，有股危險的味道。箝制在腰間的雙手充滿了男性的力量，她此刻臉紅不是因為收到禮物的喜悅，而是察覺到他的慾望。

他們結婚了，而他是個傳統的男人，認為夫妻就應該一同生活，於是登記那天便讓她搬到他的住處，夜晚睡同一張床。

身心健全的男女躺在同一張床上，又是名正言順的夫妻，他又是正常男人，自然沒有放過她，只要他回來，他們必然會發生親密行為。

可無論多少次，她面對他的求歡還是會感到緊張無措、害羞臉紅，還有更多更多的開心。

因為她是個不特別的女孩，不漂亮身材又不好，但他卻想要她.....

「我、我不知道。」掙脫不了他的懷抱，狄曉嵐羞得不敢看他的臉，只能把頭埋在他胸前低頭裝鴛鴦。

可她的躲藏更受制於男人有力的擁抱，而她低下頭來露出發紅的耳殼，提供男人更大片的攻掠範圍。

感覺到自己的頭髮被撥到身後，接著是濃烈的男人氣息朝她撲天蓋地襲來，吻在頸間的唇侵犯了她最敏感的部位，她瑟縮著想要逃。

她生澀的反應引起男人的征服慾，及那股與生俱來的辣手摧花習性。

「怎麼會不知道呢，昨天才教過妳。」司空湖覺得自己精蟲衝腦了，滿腦子想脫了她身上的衣物，跟她做愛。「忘了？」明知道她的耳朵敏感，偏要在她耳邊輕聲說話，引得她全身顫抖。

他不是沒談過感情更不是沒碰過女人，在演藝圈多年雖然低調、私生活保密，可也談過幾段短暫的戀愛，但他向來自律不貪戀女色，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能讓他失去自持，偏偏懷中這個女孩，他的妻子，就是讓他沒有自制力，忍不住想欺負她、看她害羞發抖的模樣。

「你、你的行李還沒收，我、我明天還要上班，你……一早就要走了……」狄曉嵐弱弱地抗拒著。

「嗯哼，明天一早我就要走了，下次回來起碼一個多月，為免妳又忘了，今天晚上我就好好教妳吧，讓妳想忘都忘不了。」不讓她再做垂死掙扎，行李什麼的，明天再說吧。

司空湖攔腰將她抱起，吻住她逸出口的驚呼，抱著她走向臥房，腳勾了門，砰一聲關上了。

儘管關上了房門，但女孩禁不住男人侵略的嚶嚶、男人進犯時粗喘的聲響，隱隱地傳出了房門外……